

THE VOICE 松栢之聲

非 賣 品

聖雅各福群會 出版

地址：香港灣仔石水渠街八十五號 電話：(八五二)二八三一 三二一五

St. James' Settlement, 85 Stone Nullah Lane, Wanchai, Hong Kong. Tel: (852)2831 3215

國際聯網 Internet: <http://www.thevoice.org.hk> 電子郵件 E-mail Address: thevoice@sjs.org.hk

★ 創刊於一九七六年一月，乃全球首份，最長壽兼全世界發行之長者華文讀物 ★

凡編號V56530及以前的讀者，敬請盡速擲回續訂回條，多謝合作。



頭條

◆ 郭恩慈

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副教授

聞「老」色變

近 日來，可能由於新一年度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陸續「出爐」，常有聽到坊間有關「高齡化」社會的討論及預測。政府一談到「高齡化社會」，就預告將來公共開支的負擔有多重。政府、學者以至傳媒好像得談「老」色變。這種論點，究竟是從本地「高齡學」研究者主要基於「生理／物理」的立場去理解人們的年老過程衍生出來。這立場認為，「年老」即表示人隨著年齡增長會變得愈來愈衰弱，身體會出現很多毛病，身體的結構亦因而每況愈下。由此，社會將要花費大量的公共財富，去照顧這等越來越需要倚靠社會的人。有高齡學學者明言，現時香港的高齡學研究主要集中於健康的範疇上，即是從生理及心理上顯示年長人士會遇到愈來愈多的問題，其次把焦點集中在安老院舍的宿位問題，及高齡貧窮等。

人文學者的觀點

然而，在國外（特別是歐洲），已有不少另類觀點及意見出現。新一代的學者，都反對上述之「生物／物理」角度來界定人類「長老」(Grow Old)的論點。她／他們主要提出兩個新的觀點：第一點是人人每天都在長老，但這並不等如人會無一倖免地越來越身體衰弱。

早在 2000 年，周永新教授已說明，大部分的香港年老人士都是健康及可以自己照顧自己的。他當時亦提到，只有 10% 的年長人士是需要接受醫療護理。14 年後的今天，我們仍發現香港大部分有關高齡化的論述，都仍是集中於「長者在生理及心理上會出現很多問題」、「長者需要護理服務」、「年長人士貧窮，退休金不足維生」、「安老院舍宿位嚴重不足」等主題上。這種種看法，都是以偏蓋全的。

社會上現時主流看法，往往是依照目前的年長人士的狀況為標準，

去理解香港將要面臨的高齡化問題。即人們普遍認為：「年長人士愈老便愈依賴社會福利」。這類論述反映了是普羅大眾對問題的理解，往往是抽象的、無歷史根據的。人文學者第二個主要論點就是企圖從歷史的角度去重新理解「年老」的定義：目前年齡於 75 歲以上的人群，若從歷史角度去理解她／他們的生路歷程，是極為特殊的經歷。她／他們正是將香港由二次大戰後從一窮二白建立起來的一整代人，現在她／他們的年紀愈長，

設香港的青、壯年人，不就是今時今日年屆七十至九十歲的長者。今天社會正在熱烈地倡議幼童「不能輸在起跑線」，如果套用這想法，這群在六、七十年代建設香港的人正正便是完全「輸在起跑線」的一群。她／他們是於一九三零年代或更早出生的一群，在童年及年輕時正經歷了人類於二十世紀最大的苦難——第二次世界大戰、國共內戰、土改運動、大躍進，以致文化大革命——即使是在香港出生的人，有幸逃避了中國大陸五十至

工作時間卻沒有限制，更不要談工傷保險等。這些人長期堅持死慳死抵、省吃儉用，使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變得穩定，更極盡所能地努力撫養下一代，把自己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下一代身上，為他們供書教學。「修身齊家」的理想，有很多人都做到了。

尊重感激老一輩

到了今天，孕育了香港（由 50 年代或之後出生的）中產階級成材的人群都「七老八十」了；然而，政府及社會卻一致認定了她／他們變成了「負擔」。政府甚至許多學者都單純只以生物生命週期 (Life-cycle) 的角度去看年長人士，即是說她／他們的生命，正是處於停止繁殖以至停止產生經濟效益的階段；簡單直接來說，社會常常視「老」等如「無用」！這是何等嚴重的錯判。

曾經有人提到殖民地香港是「借來的地方，借來的時間」，但是在這借來的時空裏，有著一群刻苦耐勞、埋頭苦幹的人，把這借來的地方發展成為目前繁榮的城市。說實在的，這代人正是把「借來的」變成「自己的」，但今天政府卻視他們是一種需要處理的「問題」，這實是極度忘本的行為。

上一代的人老了，整個社會是否應該抱持「答謝、感恩」的心態，去回報她／他們？去讓她／他們每個人都安享晚年？如果我們能以生命歷程的角度去看老年或高齡化，我們應知道「老年」正是對家庭、對社會、對世界的貢獻的回顧之時期；同時，我們要讓老人都知道，社會不是倡議年青的人去「可憐」或甚至「關懷」老年人，而是要抱著尊重、感激的心態，去回饋為整個社會全力作出貢獻的人。

甚麼是「老」？

大家只要看看香港有多繁華，就應該知道老年人為我們走過一條如何艱辛的路！就應該知道香港欠我們的老年人多少！



◆ 巧 竹

需要多一點福利及照顧，這其實是她／他們應得的，並非是白拿社會的，而是社會是有責任回饋予她／他們的。

「輸在起跑線」的一群

於千禧年後，香港經濟環境急劇轉變，社會上開始冒起了對所謂「獅子山下精神」的懷念，大眾突然緬懷起一九六、七十年代那種大家同舟共濟、守望相助的精神。但是，在這懷想美化六、七零年代的懷舊熱潮中，人們卻忘記了當時那些努力建

七十年代一連串的災難性政治事件，二戰的經歷也是非常悲慘的。香港於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正是百廢待興，她／他們這代人經歷了香港幾近最貧窮的年代。

戰後仍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，是充滿階級及種族歧視的。高級職位都由洋人及少量高等華人佔據，社會沒有太多晉升機會讓年青、壯年的華人往上爬。當時的青少年人，大部份都沒機會接受學校教育；做學師仔童工，又往往沒有薪酬；到拿到薪水，